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五十三冊

新刊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八

漢紀

中宗孝宣

皇帝諱詢史皇孫之子武帝之曾孫也昭帝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崩壽四十

二〇帝

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作德商

蓋在陵按臨陰李善周曰

大將軍光請歸政

綱戊申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〇詔有司論定策

政自人主之政府不幸遇冲齡大臣

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

冠習民事宜自理體况宣帝年已弱

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議而弗

書法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

受豈非因驟乘之懼故為是假藉權

胡致堂曰光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耶霍

街平卒至議成殺后之神誰執其咎

斷國命又十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興自間聞悉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

漢宣帝紀

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
白已然後奏御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士遂
國罪已不勝誅矣況吝權怙勢又復五年使人王蓄怒朝臣積
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
止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子弟親黨
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
之禍哉伊尹曰臣固以寵利居成

方正學曰

霍光立昌邑既不審隨數而廢之天下之人見其所
蓋以側目視光者久矣不特霍光之人吾意中宗

未立之時亦疑光之為人矣不待驗乘而後疑之也為光計者
當中宗之初立社稷宗廟既有所主不負先帝顧屬之心即宜
力辭而引去不許則辭朝廷之政不預而以列侯就第庶可少
得中宗之疑而息衆庶之怒光則不然一歸政而不受則肆然
而居之至於身死而後已且中宗是時年近壯矣其於民情國
體究之熟矣光曷不思乎當昭帝之初立燕王上官之變非昭
帝之明光之誅其得免乎在執政未久之時且若此更廢一王
之後其生殺予奪賞罰之際妄用者多矣使重有告於中宗光
其可免乎故赤族之誅不在禹雲山謀逆之時而在光秉政之
日中宗之疑霍光不在許后之死而在乎廢昌邑之時取滅族
者非禹雲山也光也得罪於天非廢立也罔持天子之大柄也
柄也嗚呼世有不幸而居光之任者得吾言而用之其可免於

鳳集膠

乎

綱夏四月鳳凰集膠東名郡救勿取田租賦

書法

光嘗祠鳳凰矣今而鳳凰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凰者又五焉何帝世之多鳳凰哉至為之救亦誣矣

綱追謚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詔曰故太子在湖

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

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

祀親謚宜曰悼考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

改葬焉

漢初公議

書法

有司請謚太子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

帝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

綱召黃霸為廷尉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羣下

漢宣帝紀

黃霸獨用寬和
庭中梅平

痛切也繩治之
也如繩約物跌

使正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永

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

乃召為廷尉正

正長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庭中廷尉之中也稱平

中也黃霸在

武帝之末以人錢補謁

者坐免後復入粟補吏卒累遷至太守

細已西二年春

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

僦民車延年詐

增僦直盜取錢三十萬為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

廣明謂杜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

之言大事不成

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之何如也願以愚言白

大將軍杜延年

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

因自撫心曰使

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

議之廣明使人

語延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殺

春秋以功復過
非田子賓
大事不成
子賓實勇
土
使我至今
病悸

死

綱夏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鑑詔曰孝武皇

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

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御史丞相劾

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三舞者皆舞名

巡狩所下郡國皆立廟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

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

夏侯勝諫

不宜立廟

樂詔書不可用

黃霸獄受

尚書

論不怠

丁南湖曰

程子曰讀書將以致用也然古之讀書雖多而委諸

譏則何貴於讀書耶予觀夏侯勝黃霸授受尚書而尚書之中具載乎堯治民舜事君之道勝也抗言武帝之失是事君而識鯁直字矣霸也獨用寬和爲名是治民而識循良字矣讀書致用如二子者君子可不表而出之以爲章句腐儒之勸邪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初霍光夫

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藥以飲后有頃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病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卽具語光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書法

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旣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

梁光沈靜

審祥

富貴生不

仁

胡致堂曰

顯弑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弑矣欲免

仁可不戒哉

尹遂昌曰

霍顯邪謀行於幽閭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然光

初不聞其事今直書大將軍光妻若與聞之者何哉
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
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
惡之累得乎直筆
書之非過貶也

鑑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人民畜產凍死還

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

北狄種名

乘弱攻其北為桓天其東

其先東胡也漢初匈奴呂頤破東胡其餘衆退保烏桓山因為號焉其俗無常居男女悉秃頭為輕便

所殺甚衆其後漢又擊之匈奴愈弱而邊境少事矣

鑑是歲潁川

潁川今河南許州是

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

京兆今陝西西安府尹官名又正也

為鐻箭以受投書

謂使之正

潁川俗豪桀相朋黨

廣漢為鐻箭

鐻音項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

銷鉅以得
事情

發姦擿伏
如神

漢治京兆
者莫能及

可出簞音同斷竹也如今官受密事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
簞也或銹或簞皆為此制而用受書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
姦黨散落尤善為鉤鉅鉤鉅致也毛氏曰鉤鉅如釣釣之有距吞之
以鉤索其
隱情也
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奸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

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使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
神擿施歷反發謂動發之也姦宄也擿挑也
伏隱也為有姦而隱匿者必為之擿發也京兆政清吏民稱之
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綱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國初許后起微
賤登至尊自淺從官車服甚節檢及霍后立輦駕侍從益盛賞賜
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大縣絕矣縣音懸

書法

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獄
益著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

綱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填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

賢良方正之士

胡致堂

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直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

象耳

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

專權

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

詔問

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成

以象

類推求而有以善去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侯勝誤
相爭於前

綱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楊州刺史○目上以地震釋勝霸

而用之

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

前

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於君前今誤道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

出道上

語嘗朝見而出外以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

楊之堯

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

議上謂

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

九十卒

太子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察政史畧勝每講授常謂

先生無懲
前事

取青紫如拾芥

定國決獄

審實

孝婦固不可屈殺
縣致皇三年則誰
為之且三年早亦
甚矣屈殺孝婦之
太守尚末即死而
黎民飢餓死者不
知其凡幾矣山川
有靈必不為此是
理本易知而紀載
者欲神其事遂不
覺其語之誣耳識
者方以為美談予
故表而正之

公國懷繼
父心

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地拾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
父子建師事勝又從五經諸儒間與尚書相出入者率引以次章
句勝非建之日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
學疎畧建卒自顯門各經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綱王子地節元年以干定國為廷尉口目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

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

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

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更畧定國父于公為獄吏東

日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自經死姑

女告婦殺母孝婦不能辨誣伏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

中後太守因公言致祭立兩公治門閭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

蓋我治獄多陰德于後必有興者子定國後拜相孫永嗣御中太

更臣斷曰宣帝知百姓苦吏急迫以平法為尚而定國將順乎
而定國善繼乎父
志是之謂孝子也

父心

而定國善繼乎父

霍光功蓋國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非之皇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呂氏

曰缺定國為廷尉趙蓋韓楊之死不厭衆心定國不能正救謂之無冤可乎

癸丑

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

光卒

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

國邑封

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

賜塋具

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舊

邑世世

無有所與家業世世相傳為疇

胡致

堂曰推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宜

帝亦有以啓之

柯立

臺曰光以弘毅開濟之資身任四海之寄挈金甌無缺之天下真之孝宣彼其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

殿門

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大人也故成就之大如此乃光之所少者獨盛滿之戒耳

夏四月

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自魏相上

聖主褒德
顯功

安世國家
重臣

魏相封事自正論
刊特因廣漢以
進則是門戶報復
起見當分別觀之

魏相奏封
事
春秋識世
卿

封事曰聖主褒有德以懷萬方顯有功以勸百僚是以朝廷尊榮
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
將軍安世忠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亦欲用之安世深
辭不能得乃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綱鳳凰集晉大赦

書法

於是三書鳳凰再為之赦
而加大焉帝之自欺甚矣

綱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鑑上

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樂平漢縣名今改屬
使

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密奏章囊封言春秋識世卿

公羊傳隱三年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識
世卿世卿非禮也注云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其名稱氏者起其

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
而用之不當世為其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
惡宋三世為大夫

公羊傳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
內娶也注云三世謂慈父主臣處白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

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聚遺宋以內娶今光死子復為

故公族以弱如黨益強卒主篡弒故君子疾惡之

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

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

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

伯白去副封相謂魏相許伯即許廣漢按魏相先當因許以防壅

敝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書法特書也自相給事中而機事皆得以燕見言之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矣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

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

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為憂者

而相獨知憂之亦緊乎有問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

副封

以魏相為給事中

魏相有許

史之累

魏相詭遇

獲禽

此誠宰相

事

魏相進不

以正

卷八 漢宣帝紀

袁了凡曰魏相為御史尊顯矣勢無不可專言事况所論奏如

無不從而必因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伐匈奴時已為相其疏

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

咨博訪固帝王事然何必攀攀外家耶相蓋以託重於戚則其

說易行推功於眾則其謀必協而不虞后黨專政之可憂豈獨

宣帝屬結為記

鑑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難古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

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

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累善厚加賜賞至於子孫謂賞賜逮及子

親問刺史守相

尚書至孫不改易子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

意及拜刺史守相刺史漢之官各秦以御史監郡漢初省之文帝

改故罪郡守及諸侯王相也時遣丞相史出刺諸州省察御史謂之刺史唐

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

本吏良
之末

漢世良吏
為盛

循吏只是
數人

宣帝總核
名實

問高惠文
景之循吏
與宣帝之
循吏孰
為盛歟

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
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
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選用蒙賞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是
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唐仲友曰

時雖有循吏酷吏亦不少循吏只是數人皆緣宣帝
德意薄故各歸良吏若文帝時豈可勝紀正如詩之

風雅又曰緣帝長於民間故知民疾苦緣在民間知官吏欺與
賞罰不明故總核名實信賞必罰緣知民間愁嘆由吏不良故

選良二千石

宋潛溪曰

高惠文景之循吏不載者不勝載也宣帝之循吏備
載者不得不載也何以知之觀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一是之謂良也乃特見於賈誼傳而循吏傳則無名焉大者尚
爾所遺者不既多乎然則謂高惠文景之循吏止於交翁非也

且宣帝名為循吏而首在之者乃在偽增戶
口之王成則不盛於高惠文景益可知矣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鑑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

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急勞來並去聲謂慰勉而招延之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占去

王成治有異效

聲隱度戶口來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賜爵但賜其爵附本業曰自占

秩中二千石中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石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未及徵用曾疾卒

問漢宣帝綜使名賞

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之數也長史守丞以政

王成何以得偽增蒙賞歟

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蒙顯賞其後俗吏多為虛

名云

胡致堂曰

甚哉事之難平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

宣帝謂史可謂周諛然王成首以偽增戶口賜爵賜祿繅繅多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驚警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眾志移因於外舍而奏罔同

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諂諂太平玩心燕